

三十七卷 三十八卷

和6
1817
21



聖明文選集成卷第三十七

古榕方廷珪伯海評點

及門翁永鏞能平羅起泉騰源 全校刻

表下目錄

置守塚表

讓中書令表

薦譙元彥表

解尚書表

謁五陵表

加贈劉將軍表

讓宣城郡公表

讓吏部封侯表

作薦士表

讓襲封表

求立太宰碑表

以上共十二篇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

孫盛晉陽秋曰謝詢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然

又張悛字士然吳國人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氏置守冢人悛為文詔從之晉百官名曰悛

為太子庶子。按此表只及孫堅孫策而不及權是權已置有守冢之人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後武王入殷而建宋後春秋征伐則晉

修虞祀燕祭齊廟左傳晉滅虢遂襲虞滅之而修虞祀傳子曰樂毅伐齊遂下齊七十餘城置吏修齊之宗

廟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為後愚廢後愚謂子孫不肖誠仁聖所哀悼

而不忍也故三王五世敦繼絕之德湯武春秋貴柔服之義頂

晉燕人已柔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五臣祀

無不修其祀修其祀則必為置守冢存存其生前漢書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

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

哭其喪漢書灌嬰斬羽東城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由三代而春秋由春秋而漢有國則子孫主之無國則興王代為

記禮將以位嘗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

興疾顛禮之若舊銑註侔齊也言項羽嘗與高祖位齊尊而力均敵功奪其成破之也恩與其敗哭之也暴

謂禮與六國同數語鍊得出殘戮之尸乃以公葬漢書初懷王

乃以魯公禮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

則楚廟不墮許規切善作應有後可冀言羽當日若能以王爵終其身子孫亦能如吳之代有哲王倘

後來力屈歸附漢必與以封邑使守祖廟是有後人可冀望不

必漢代為修祀與置守冢惟其不然故高祖不得不代修其祀

及置守冢則以楚例吳以漢例晉以楚之子孫例吳之子孫見

為修祀置守冢乃天理人情之至曲而能達當時孫皓是力

是從情理上推出伏惟大晉應天順民五臣武城止戈左傳

止戈西戎有郎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西戎即叙謂修其朝

為武貢次序洛陽故宮名

置守冢表 二 故色序

晉馬市在城東吳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雖三五弘道

隋周稱仁洋洋之美善作未足以喻此只修言之是以孫氏雖

象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子

里向註孫氏謂皓子弟金印青綬也言孫氏子當時受恩多有

過望弟此肩為晉官佩印綬千里謂臨蒞之地自葉流根鷓鴣恤功愛子及室四

言恩已及其後人更當念其先世恤功即所云恩勤鸞閣故天

葉與子喻後人根與室喻先世良註子喻皓室喻吳國

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自葉流根則恩無不遍因其所追

惟吳偽武烈皇帝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人蓋孫武後遭漢室

之弱直亂臣之疆也權既稱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首唱義兵先眾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

神器於甄井吳志堅屯梁東為卓軍所攻潰圍而出堅復合戰

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每且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汲堅命人浚探得漢傳國璽威震群狡名顯往朝

以上極表孫堅追謚策曰長沙相王群狡謂董卓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漢書故衡山王芮從百越西赴許

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以上極表孫策夫家積義勇之

基兵世傳扶危之業漢進為徇漢之臣謀退為開吳之

主自君而蒸嘗絕於三葉三葉孫堅孫策孫權祀典不舉園陵

殘於薪采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

愚謂二君並宜應書應書書其名於典故舉勞則力輪先代論

錄為置守冢及祀

置守冢表

三

故也

召月文選集

卷之三十一

置守冢表

三

故也

三、

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五臣已輕向註

功獎則嘗効力於漢代論德澤則嘗施惠乎江南正其違命之

刑則漢魏之時未為晉寇若緣孫皓之坐則年代之久遠祖應

輕反覆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

痛快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差五人蠲

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塋壟永以為常

按孫氏奄有江東緣中原多事因利乘便而有之非漢裂

土而封之也亦與蜀其為漢臣終操之世不敢窺竊神器

正恐吳蜀二國仗義執言耳且民殷國富賢士為用即此

便是功德在人可以廟食起處將帝王之興必加恩先代

立案然後借楚漢已事引例相形見漢之於楚生前勅

尚加恩其死後况吳之於晉先代併非敵國乎末只收

置守塚而不及廟祀蓋守塚置則廟祀自舉事理極反

詳盡而行文明達曉暢尤斐然可誦

讓中書令表

善曰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

庾元規

何法盛穎川庾錄曰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肅祖納亮言封永昌公後

遷司馬錄尚書事薨

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

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中州洛陽也庾氏穎川人近洛陽故云中州舊邦晉書亮父琛為會

稽太守亮少隨父會稽又中宗為鎮東將軍鎮建鄴有道即中宗元帝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

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先帝謂中宗元帝既五臣無龍興即位江東既字眷同國士

又申之婚姻晉書中宗聘亮妹為皇太子妃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

浴玄風濟註階因累重服任也玄風道化言遂因親寵重辱非常之任濯纓入任言少登仕宦沐浴天子道化頻

召月文選集戊 卷之三十一 讓中書令表 五 故也

繁省闕出領六軍。晉書王敦表亮為中領軍省闕謂黃門郎散

軍伏下十餘年間位超先達。先達先進之人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

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

讟既集上塵機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

達。以上叙元帝陛下踐祚聖政維新。入明帝晉書明帝諱宰輔

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五臣實在五臣至公。書庶事康哉而

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

之兄也。私字是一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骨肉兄弟中表不

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二句亦就天子用人說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

悠悠六合皆私其姻眷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私字

目行文利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

如比首。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以平白縱不悉全決不盡

敗。得此反敲正今之盡敗更由姻婭。七族謂呂霍上官趙丁傅

鄧后安思閻后相思竇后順烈梁后靈思何后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

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庶姓謂與國無親者

相。至於外戚根援扶疎謂援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

權寵四海側目。根援扶疎謂援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

國為之敝。不允不當也敝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

謂株及者衆

召月文選集

卷之三十一

護中書令表

故臣耳

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發明上人各私其姻意既各

疑也。是以疏附則信頂上。姻進則疑頂上。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

成重圍之內矣。重圍指官門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善作。寒心者

也。此段合上段將古來外戚推出覆敗相承之故一由權寵過

甚。一由人皆以積疑之心待之故其覆敗比庶姓尤甚。反覆

明夫萬物之所不通。謂於情理。聖賢因而不奪。不奪者不。冒親

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據此立言是明以已才寬

嫌而退。其視羊叔子表讓開府使聖聽知勝臣者。今以臣之才

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齊。居官。外總兵權。中領。以此求治未

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二相王敦

王敦字處仲中宗時為大將軍謀逆肅祖以為丞相不受王敦

字茂引中宗時為侍中肅祖即位敦平進太保不拜後為丞相

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

已之才不可用只以引嫌始終遮護蓋元規本非能讓之人一

則籍此以塞衆口一則為後來防身張本總是巧宦一片齷齪

心腸。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

是其。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皆時違上自貽患

實情。責哉。肯時肯進取之時違上違上命謂不受中書監患責謂國

家責之以違上命也三句是反叫轉見若可受何事如此

總是申上嫌。仰覽殷鑒量已知敝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敝壞也

疑當避意。是以慳慳。口。屢陳丹款。慳慳誠也丹丹

之禍。是以慳慳。口。屢陳丹款。慳慳誠也丹丹。而微誠淺薄未

察諒。不允。憂惶。五臣本。屏營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

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銑註：今地謂嫌疑之地，違命謂不受中書令積多也。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歸骸謂乞骸骨歸家以待罪。五臣本有誠字，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按此與羊叔子讓開府同，而用意異。叔子全為國家人才，起見心事如麗日當天，此則全在外戚上較論利害，不謂已才之不堪，直謂人言之可畏，純是一片私心胸懷相去遠矣。元規相業毫無足述，原因椒房之親，高踞要津，公議不孚久矣。此表亦是迫於物論，不得不辭，但其指陳外戚情事確鑿，亦可為後來龜鑑。

薦譙元彥表

孫盛晉陽秋：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清靜，不交於俗。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

躬耕山藪，桓溫平蜀，反役上表薦秀。

桓元子

晉書：桓溫字元子，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薨。五臣本作桓子元。

臣聞太

五臣作大

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

上古守樸不求聞達，今此風已虧，故有高尚之節，則顯著於時，標表也。上二句說隱者，下二句是說仕者。故有洗耳

投淵以振玄邈之風。

頂高尚洗耳許由也。堯欲禪以天下，許由以其不善，乃臨河而洗耳。莊子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無擇以其辱行，因自投清冷之淵，邈遠也。即大朴之風。

在三之節。

頂忠貞在三，君親師也。

是故以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也。

所以篤俗訓民。

使知忠貞為可貴。

靜一流競。

使知高尚為可貴。

伏惟大

晉應符御世指武帝符即石馬出水運無常通指惠懷愍時有屯塞

神州丘墟三方地裂神州洛陽曠土曰墟地壞也諸處皆城免

豈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野無斯五臣無有識之所悼

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以上叙先世時當蹇難以致賢士陛下

聖德嗣興方恢天緒善曰晉書孝宗穆帝諱昶字彭子康帝臣

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晉書李勢盜蜀溫伐勢

面縛請命鯨鯢喻李勢懸梟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蜀平之後

也大化即上高尚忠貞之化左傳魏絳曰昔后

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蜀因夏人以代夏

政弃武羅伯因熊羆龍圍而用寒泥註四子皆羿之良臣史記

曰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

人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為將封子萬家蠋

可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

主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與其

生無義固不如死享名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蠋音

蜀頓此二句接入下文指忠抱德肥

遜指高揚清濁波造句于時皇極邁道消之會群黎蹈顛沛之

艱易否卦君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四句見時既

不辱子道消凶命屢招奸威仍逼晉陽秋李雄安車徵秀雄叔身寄虎

吻粉危同朝露向註吻口也虎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

絕跡不面偽庭四句表其不受逆命是合高進免龔勝亡身之

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漢書王莽既篡遣使者安車駟馬迎龔

召月文選卷之三十一 薦譙元彥表

主哉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七十九又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東園公綺里季致之雖園作表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管寧俱也見上

方之於秀始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此段極表秀之行誼夫旌德禮

賢化道五臣之所先崇表殊節聖詰五臣之上務方今六合未

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不聞以下明薦秀之意豺豕喻亂賊義聲即高尚忠貞之義聲

宜振起道義應上高之徒以敦流遯全之傲若秀蒙蒲帛之

徵漢書武帝初即位使使者東帛加壁安車以蒲輪駕駟迎申公足以鎮靜頽風軌訓頽囂

薄也法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應上篤俗靜一九服見上荐人才全為風化起見持論極正

按桓温極有幹濟視王導諸人當遠出其上雖勢屬跋扈

尚知顧惜名義不同王敦之肆無忌憚故桓温得以壽終

王敦不得以壽終亦幸西師一敗不臣之志頓消殆亦天

所以全之也噫使温能正其心術即陶八州何多讓焉

解尚書表

殷仲文

晉陽春秋云桓立僭位仲文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颺拂野林無靜柯

洪波驚颺指桓玄篡位無恬鱗

無靜波受其迫脅者衆莫能自脫

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

頂上二句

質微則莫以

自保

頂下二句

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寔所

應脫落未字

敢喻

仲文居身何書與散

員不同故未敢以此為喻見當執節守死

昔桓玄之世

五字作代

誠復驅迫

五臣作逼

者采至

於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

五臣作以

身殉

五臣作殉

國不能

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

不能去

禍慕奪恬無

只此四句身居高位坐

况更如下

遂乃寔

五臣作晏

安昏寵叨昧偽封

諭註寔安謂晏然自

安昏寵昏亂之寵偽

封封仲文錫文篡事曾無獨固會無固守之節亦從於衆晉中

爲東興公錫文篡事曾無獨固與書詔加桓玄爲華王備九錫

之禮玄到姑熟朝臣勸進玄遂篡位文皆仲文作受僞封及

撰九錫文勸進表此何如事尚可云無獨固之節耶虧他說得

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臣復社稷大弘善貸宜其極法以

判忠邪鎮軍臣裕鎮軍宋高祖劉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貨宥也裕助

逆諸臣作杼一戮於微命也仲停申三驅於大信易王用三驅去

面謂降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繫維惠首領謂不殺繫維於

者不殺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泰通也裕誅玄乘輿尚未用忘進退唯

力是視不敢求退是以僂俛從事自同全人全人無今宸極反

正惟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舊舊章與玄臣亦胡顏之厚

可以顯居榮次自吐實供佐命乞解所職待罪私門翰注所職

私家違謝闕庭解職之後則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尚書私門

殷仲文身居上列又玄親黨當玄圖謀不軌能據理力爭

玄未必不懼罪悔禍不聽引身而退尚非見危授命之正

理况撰錫文禪詔不辭加僞封不辭儼以佐命自居元克

巨憝此而不誅國家刑章將安用之且其自解曰逼脅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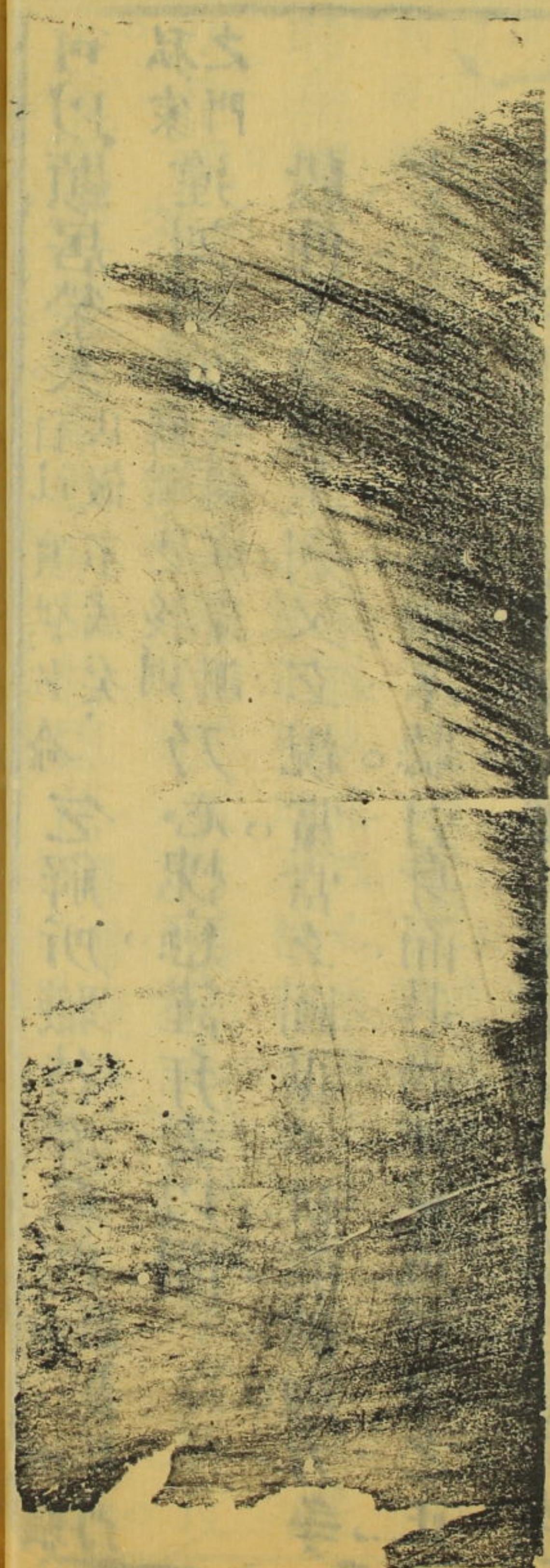
古來亂臣賊子何人何事不可藉迫脅以自解昔唐肅宗

以六等治從賊罪而張洎誅宋高宗治受僞命罪而張邦

昌誅非是何以伸天討而正人心乎然仲文所以不誅劉

召月文選集卷之三十一 解尚書表 七 改古干

裕庇之也。裕固陰以佐命之事。託之矣。嗚呼天常反易。是時而極。未及百年。易主者屢。昭明以是篇入選。無識甚矣。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傅季友

晉書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守備。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

河。黃河。湄。水涯。旂。旗類。晉都江南。故以洛陽為西邁行也。

屆薈京威。懷司雍。

薈。京。即洛陽。舊都。左傳。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司雍。二州名。此是身所

經歷之地。應為處置者。

河流遘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途久廢。伐

木通徑。淹引時月。

六句言不得即往謁陵。始以今月十二日次

故洛水浮橋。

已至薈。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頓。委鍾簾。

作。空列觀宇之餘。

餘所遺。鞠為禾黍。里蕭條。鷄犬罕音。感舊

永懷痛心。在日。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

述征記。北平東則乾脯山。山西南。晉文帝

崇陽陵。陵西武帝峻陽陵。邙之東北宣帝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

幽暗淪沒也。謂設於亂草之間。自懷帝至安帝。近百年。天衢。天路。開泰。謂洛陽平情禮。郎謁陵之禮。行河南太守

毛修之等。沈約宋書。毛修之。字敬文。梁陽人。高祖將伐秦。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戍洛陽。既開剪荆棘。

繕修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蕃衛守陵之人。伏惟聖懷。遠慕兼慰。遠慕。謂思念祖父。諸

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陵俱修。故兼慰。

按如讀張孟陽七哀。諸什字句。亦復錚錚作響。陵寢雖復。玉步倏又將改。何晉諸祖之不幸也。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沈約宋書。劉穆之。字道沖。東莞人。為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於天子。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傅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善作所先。念功簡勞。簡選也。義深追遠。故

司勳秉策。在勒必記。司勳。掌記功之官。勒。勒於王事者。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

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五臣無臣劉善無穆之。爰自布衣。協佐

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義始。謀起義兵之始。裴子野宋畧。高祖潛謀匡復。署穆之。主簿。委以腹心。

密勿軍國心力俱盡。韓詩。密勿同心。密勿。義全。龜及登庸朝右。

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宋書。穆之。為尚書左僕射。又曰。加丹陽尹。銑註。登。升庸。用也。朝。

右謂僕射尹長也。謂為丹陽尹敷布。頌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擢

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宋書高祖北伐轉移之左僕射甲仗五十

人人居東城遠役謂北伐身既外出則國事託之穆之捍衛也。

撫撫百姓寧寧國家局致猶材具幹郎貞幹之幹棟幹物之依

以立者。以上是為尚書左僕射時事叙生前居官之績止此。方宣讚盛化。宣明讚緝隆聖世

緝績未究遠邇悼心。言其皇恩褒述班同三事。三事即三

褒述榮哀既備寵靈已泰。二句是上寵靈天子臣伏思尋自義

熙草創艱患未弭。晉書義熙安帝年號草創謂桓外虞既殷內

難亦荐時屯世故靡有寧歲。昔重也世故世多變故宋書義熙

伐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闕關之志勸盧循承虛而下循從之。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

之匡翼之勳豈惟讜言嘉謀溢于民聽。匡正翼佐也讜言善言

者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穀梁傳士造

而出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情實告人此。事隔於皇朝。即朝廷

其所謀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五臣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

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靈濟其事者。以上

內參帷幄之功履謙居寡。居寡謂不守之彌固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

絕所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向註抑絕謂拒封爵古者天子

為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調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甄表也錫之

表其功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秩秩

召月文選集序

卷之三十一 求贈前軍表 放范軒

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翰註契闊。勤苦也。屯。難夷。平也。觀。終始。觀。穆之行事之終始。金蘭。謂與穆之爲友。見易經。義深情感。言分義。既深。交情相感。與衆不同。上合。謂合上意。

按誅桓玄以平晉亂。穆之之功。自不可沒。但當日西征北伐。功名日盛。宋之代晉。革命已成。穆之造膝。詭辭安知。非如却超之於桓温也。幸而穆之即死。未與革命之事。尚得爲晉臣耳。此番求錫土宇。以旌其功。正欲借穆之以歆動朝士。陶靖節有見於此。所以隱於故園之松菊也。文極古質。而色尚未潤澤。

爲齊明皇

善無

帝作相

善無

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蕭子顯

皇帝始安貞王道生子。初太祖封西昌侯。廢爵林王海陵王。封宣城郡公。

任彦升

銑註齊明皇帝名鸞。初立弟昭。文以帝錄尚書事。封宣城郡公。固讓不受。後廢帝自立。

臣鸞

五臣

言彼臺司

五臣

召以臣爲侍中

中書監

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

五臣作長史

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

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

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

齊書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即太祖之弟禮記兄弟之子。曰猶子。漢書齊悼

惠王肥。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置

世祖武皇帝善無

等布衣。寄深同氣。

齊書世祖武皇帝諱順字宣遠。太祖長子。武布衣布素之交。指朋友全氣。公肥兄弟。

皇大漸實奉話。戶書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話言謂屬雖自

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偏。善作識量已善曰韓子楚莊王

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知之如目見百步之外

不能自見其頰故曰自見之謂明四句緊承上實奉話言來上

二句言受寄重事已不能自見其力之不勝故曰蔽下二句則

言當受寄之時據愚夫一至之誠量已必不負語言原處一偏

之識如下所云四句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

不無晦處註家尤混側。書顧命出綴衣於庭越翼日王崩又后憑玉几綴衣遂荷顧

王將崩之時命執衣於庭憑玉几以發命固謂固辭託導揚末命

書顧命后憑玉几道揚末命荷雖嗣君弃常獲罪

宣德。嗣君鬱林王為王室不造職臣之由。造成也謂已失輔導

宣太后所廢之由反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

覆引咎邑爭臣之譏。翰註漢東牟侯興居惠王子也誅諸呂有功封博

孟武帝使輔昭帝帝崩後輔昌邑王賀賀無道以太后命廢

賀曰天子有爭臣不失天下光曰臣寧負玉不負社稷也數包

大意是言已之受托於武皇猶博陸之受託於武帝鬱林王之

廢與霍子孟不敢負社稷之對同總由平日不能諫王致其失

德被廢故無救於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

昌邑爭臣之譏也家國之事一至於斯。向註言家者語其親言國者謂非臣之尤

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處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且

肅度皆敬也高寢高祖寢廟武園武帝園陵悼傷寧容復徽榮

也言心之傷痛失所圖謀無聲而泣下曰泣血於家恥宴。五臣安於國危。良註微求也家恥謂嗣君弃常晏亦

引咎見鬱林所以見廢總由已不能犯顏強諫有失輔導聽其

國信乎君子不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以下歷辭

以言舉人也霍去病征匈奴有絕漠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神州

軍及揚州刺史列岳全於方岳諸侯人所儀刑也此辭驃騎大將

州刺史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周禮司會中大夫二人

今之尚書宋書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且虛飾寵章委成

黃初初改為中書令此辭尚書及中書監名不稱實曰虛飾

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將軍事此辭加兵五千人

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戰國策唐睢謂楚王曰國權

公歸全歸於不負話言一貫者不以人譽而辭一官不減身累

喜不以人毀而懼總期踐其受託之話言

謂受寄話增一職已黷朝經違國家經常之制

讓言職已辭後便當自同平日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

體國之誠非是以讓求名是言

國家以口之功同乎古人尤宅近甸奄有全邦隕

是辭宣城郡公另叙左傳晉侯滅赤狄潞氏賞桓子狄臣千室

近甸即宣城郡近帝都尤宅謂建國立家光顯其居奄有全邦

謂封宜城郡公亦願由留降鑿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彌必固永昌

之丹慊獲申慊不足也滅榮緒晉書羊祜封鉅平子世祖受禪

同三司祐表讓庾亮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辭肅祖納亮言封永昌公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

承上言羊祜讓開府不受庾亮讓中書監不受苟曰易昭敢守

當日皆從其請故曰有餘裕是欲借彼以例此

難奪故可無心引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苟誠

讓新命出於誠心易為昭察守此初心不可奪也新命收回改

可庶幾一其心以大國家之謀議酌已所能以親庶務數句外

屬沉晦六朝多有此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善有臣謹誠

種累句不獨助也

召月文選集茂

卷之三十七 讓郡公表

成邑

按表中總以實奉話言一句為主見新命可辭若受托輔政出於先帝顧命此則已之職任決不可辭緣當日鬱林既廢嗣君新立大權盡出其手朝廷大臣皆所指縱之鷹犬廢帝自立皆已不言而喻落得虛讓一番任助後為宣德皇后作命而梁遂以篡齊此為蕭鸞作表而兄遂以篡弟然則助誠敗國之奸賊哉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善註范子步龍與梁武同事齊竟上為八友又

與雲任處相近更增親密及為天子以房吏部尚書甚敬雲常語其二弟曰我昔與雲情同昆弟又當為我呼雲為兄。翰註雲以為太重故不敢受。

任彥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五臣作宵城縣

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中謝五臣無臣雲二字臣素

門凡流輪翮無取張載贈棗子琰詩曰輪車運在輪飛骨須六翮進謝中庸退慚狂狷

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為文而三冬靡就漢書韋賢少子玄成

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負書燕魏空

羸不如一經法言童子雕蟲篆刻二句言無學術

殫菽粟躡屩齊楚徒失貧賤戰國策蘇秦去秦而歸負書擔囊

屨草履也徒失貧賤謂徒失之於貧賤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

見噓持斧作牧以慧政興謗漢書文紀初與郡守為銅虎符又

王陽父子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

養極為鮮明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爾又暴勝之持斧逐

捕盜賊周禮八命作牧范曄後漢書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

殺清簡以寫經書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慧

政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四句言因

居官而被謗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為民知井臼之逸漢書秦

道赭衣有罪者之服又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勃恐以

千金與獄吏教以致詞乃得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

之貴也東觀漢記馮敬通廢於家娶北地任女為妻不

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四句言因被謗而得罪家居百年上

壽既曰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四句言年復亂離斯瘼莫欲

以安歸二句是因東昏侯之亂閉門荒郊再離寒暑兼以東皇

數畝控帶朝夕全潮關外一區悵望鍾阜四句言有田廬可守

一區謂宅鍾阜鍾山之阜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趙女見楊惲與孫會宗書漢書楊

事者載酒祿微賜金而歡同娛老賜金見漢折芟燔枯此焉自

看從游學足後漢書鄭敬字次都釣魚大澤折芟而坐以蒲薦肉陛下應

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四句言梁臣豐等

離心功慙同德泥首在顏輿棺未毀締構草昧敢叨天功六句

是言已為齊臣而歸梁不全佐命功臣離心謂齊同德謂梁泥首獄

降者稽首至地故首沾泥輿棺降者以車載棺自示當死獄

訟謳歌示同民志二句言已全庶民歸梁下而隆器大名一朝

則言吏部封侯非已所堪

讓封侯表

總集顧已及躬何以臻此隆器政當以接開白水列宅舊豐五

作鄧。良註吳漢與光武同居白水鄉盧縮與忘捨講之尤存

高祖同居鄧邑雲與梁武居止相近故云然

諸公之費東觀漢記初光武學長安時過朱祐宅祐留上待講

祐曰不敢尤過也又初上學長安南陽人賢者往來長安資俯

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鹽合從者餽以給諸公之費

拾青紫豈待明經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

臣雲中謝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語見漢魏

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惟稱許郭後漢書郭泰字林宗性

鑒許邵字子將好獎人倫多所賞知人其獎拔士人皆如所

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拔十得五尚曰比肩襄陽有

舊傳龐統為郡功曹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中時人怪

之統曰方欲典長道豈不美其談郎為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

得其半使有志自厲不亦可乎戰國策淳于髡一日而薦

宣王曰寡人間千里一士是比肩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

不亦衆乎比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五臣發顧無足

算五臣作筭魏志王修識高柔於弱冠在魏則毛玠公方

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况之一何遼落魏志毛玠字孝先陳留

雅亮公正魏氏春秋山濤為選曹郎時稱得人為尚書僕射典選舉

人遼落謂不相及以上言選曹知人之難齊季陵遲官方滯

亂滯亂邪鴻都不綱西園戎市華嶠後漢書元和元年置鴻都

用辟召士君子皆恥與為列漢記靈帝即位太后金章有盈筭

臨朝於西園賣官自闕內侯以下人錢各有差

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虞預晉錄趙王倫篡位侍中常侍九十

日貂不足狗尾續又籬白金章蒲籍尚不可長言小草創惟始

人在位者衆金章刺之印以上言齊季選法之弊

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銓選得人責成全在吏部豈宜妄加寵私以

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服志侍中中常侍冠武弁

大冠加金縷附蟬為文飾尚書冠無材而蒙此者近世侯者功於公則失授於私則失受以上是辭吏部尚書

緒參差初無格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楚漢相距榮陽何守關中給軍食常不匱之後

富音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後封雍奴侯或

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漢書高祖云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可封留侯東觀漢記

光武即位拜鄧禹為大司徒制曰孔子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

云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可封為鄧侯班固漢書曰叔孫奉常與時抑揚後封為稷嗣君東觀漢記

國吳漢自初征伐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繕檠弓戟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為還言方作攻具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

上曰隱若一敵國矣封漢廣平侯

漢記殤帝崩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封騭為上蔡侯漢書曹

叅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賜叅爵列侯食邑平陽

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栢榮漢記卓茂字子容南陽八世祖中興特擢盛德南陽卓茂為太

傅封宣德侯又栢榮字春卿沛國人也治歐陽尚書九江朱文剛窮極師道賜榮爵關內侯以上言古人封侯必有功德

可或四姓侍祀已無足紀顏氏家訓漢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為四姓謂之小侯者

或以侍祠非列侯故曰小侯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五侯故曰小侯

王氏已既義異疇庸疇庸功也實榮非分所宜二句將上文束住以

見上是辭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承上轉下見已非不以臣本自

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以下皆引分知止自明所

農仕謂祿以代農故曰易農乃祖玄平道風秀世秀出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

召明文選集卷之三十一 讓封侯表 三

位裁元凱任止牧伯晉中興書范汪字玄平善言玄理為吏部郎徙吏部尚書徐交二州刺史中興元帝

也尚書郎古元凱高祖少連夙秉高尚王僧孺范氏譜汪生少連高尚不仕也所

富者義所乏者五臣時薄宦東朝謝病下邑范氏譜少連太子舍人餘杭令濟

註東朝仕宋太子諮議郎下邑所居也先志不忘愚臣是先志總頂上不忘謂上法祖宗庶幾也

志但據上而亦不是隱逸只是不敢居身顯之地耳且去歲冬

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五臣今茲首夏將亞家司劉璠梁典齊末元初雲為廣州

刺史因廢家居久之為國子博士梁書大監雖千秋之一日九

遷荀爽之十旬遠志方之微臣未為速達善曰東觀漢記車千秋高祖園寢即知武

帝恨誅衛太子書訟之一月九遷至丞相然日當為月字之誤也後漢書荀爽字慈明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徵爽爽欲遁爽

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臣雖

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知其不可不收妄冒

此是將尚書及侯總辭無功陛下不棄管苦蒯怪愛同絲麻左

雖有絲麻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濟註平

與帝相知之時有隱逸之言矜臣所乞特廻寵命則章載穆

微物知免善作臣今在假不容詰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

聞穆和也尋章即寵命之言非其人允其所辭故載穆免謂免咎

按此表分作三大段看授受交失以上是辭吏部尚書榮

乘儒者以上是辭封侯總見非有知人之明不可任銓衡

非有大功於國不可冒封爵豈可以舊時恩澤私相授受
本自諸生以下又以家本素業曲致其辭之意雖行文近
於堆砌而詞旨明達無割裂補綻之痕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

向註顯齊書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齊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表薦

任彥昇

琅邪王暕及王僧孺

蕭揚州乃昭明之叔故隱其名

臣聞求賢勗勞垂拱永逸

呂氏春秋賢主勞於求人

而佚於

治事方之疏壤取類導川

向註疏通導引也通壤引川則伏

惟陛下道隱旒纁信充符璽

大載禮孔子曰古者統而前旒所以蔽明難統塞耳所以掩聰謂不

炫聰明統古冕字統古纁字音義並

六飛同塵五讓高世

同莊子聖人治天下為符璽以信之

六飛即易中六龍五讓漢文帝從代邸受禪東嚮讓三

庭珠句在王庭二句言賢無不舉

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司馬遷僕

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物色關下委委河上列仙傳

間鵬冠子伊尹酒保太公屠牛子西遊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避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晏子治

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之實謂不復變置神仙傳河上公莫知

其姓名常讀老子道德經漢孝文帝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

駕從而請之二句言尚恐野有遺賢

兼采二句是比而善無五聲倦響九工是詢

此是借言不留情寢議五臣廟堂借聽輿阜

音樂九工已見上寢議作義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

寢之而借聽輿阜之言與阜見左傳二句言虛受善言

實不違徼倖路絕任重謂始安王揚州刺史勢門上品猶當格

以清談向註格舉也言勢門之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

位貌謂位有清談者猶舉之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

早年輕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

光海內冠冕家世可想良註七葉謂自王祥以下至暕父暕

神清氣茂允迪中和翰註迪蹈也言神情叔寶理遣之談彥輔

名教之樂晉書衛玠字叔寶好言立理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

王平子諸人皆以放任為達或去衣裸體樂廣曰名教故以暉

映先達領袖後進晉陽秋裴叔有風操十餘歲時居無塵雜家

有賜書韋昭吳書劉基不妄交近門無雜賓漢書班彪幼辭賦

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疎道親風致養素丘園台階虛位

翰註素朴也台三台星主三公言庠序公朝萬夫傾望首鏡註

此人守朴丘園則虛三公之位豈徒苟令可想李公不忘而已哉

言使此人居庠序立公朝則萬人皆傾首而欽慕

日月之選集茂卷之三十七薦士表

荀顛字景倩魏太尉或之第六子黃初末除中郎高祖輔政更顛異之日顛令君之子也近見衣佩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後漢書李固字子堅司徒邵之子來學京師感歎曰是復為前李公矣向註言暎繼祖父之德亦如是以上終王暎事

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善有字僧理尚棲約思

致恬敏既筆耕為養亦備書成學極寫其刻苦劉瓛梁與王僧孺字僧孺六歲解屬文梁與

除鎮軍記室補遷蘭陵太守卒於諮議東觀漢記班超家貧為官傭寫書投筆歎曰丈夫獨不效傅介子立功絕域之地以封侯安久筆耕乎耕或為研吳志兩澤字德潤家世農至乃集螢

夫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徧矣映雪編蒲緝柳檀道鸞晉陽春秋車胤字武子學而不倦貧不

映雪編蒲緝柳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孫氏世錄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漢書路溫舒取澤中蒲截為牒

編用寫書楚國先賢傳孫敬到洛在太學左右一小屋安止母然後入學編楊

柳簡以寫經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漢宦

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長安時出祠天於甘泉用之名曰甘泉鹵簿後漢書鄭弘為尚書令前後所陳皆補益王政者著

之南宮以畫地成圖抵掌可述擊鳥相還霍光問以戰鬪方略

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豈直懸延鼠有必對之

所忘失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

辯竹書無落簡之謬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與之

以問群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鼯鼠也見爾雅詔案秘書如攸言

賜帛百匹與前段遙對為章法落簡註見李善上文選士表

無不周知終王僧孺事暎坐鉤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

質疑斯在四句言二人各有所宜總束上文暎並東序之秘寶

瑚璉之茂器書大玉夷玉天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已之言

重二子之才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善有云

則有可采

按表中先後層次極分明而引用故實畧加點竄剪裁如
出已手富麗之文以流為貴方無堆砌壅遏之病大抵六
朝文初閱繪眩目似難驟解若就其引用求其歸趣意盡
於言又不難一日可辨言盡而意不盡其惟周秦兩漢乎
若其雕琢工緻詞句清新殆猶古樂之有鄭衛五色之有
紅紫乎雖非昔所珍亦為今所寶

為褚諮議綦讓代兄襲封表

向註綦南康郡公褚淵嫡子
少出外繼有庶兄賁襲爵綦
既長大賁上表請歸封於綦天
子許焉而綦上此表讓於賁也

任彥昇

臣綦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

奔所請以臣襲封南

康郡公臣門籍勳蔭光錫士字臣賁世載

五臣作承五臣作家允

膺長德

蕭子顯齊書褚淵長子賁字蔚先官歷散騎常侍上表
稱疾讓封與弟綦按長子上應有庶字左傳王子朝曰

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濟註司徒公名掌國
邦教勳功錫賜也土字謂南康郡卿大夫稱家兄信膺當也言
兄賁信當年長而復有德所以可承家業而深鑒止足脫疑千乘
言兄賁有止足之

然遂乃遠謬推恩

非所當推而推曰謬
恩即先世勳蔭之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弘

言已不當 音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

受賁之讓 東觀漢記張純字伯仁建武初封武始侯子奮字穉通

為理屈 兄根常被病純病困勃家丞翁司空無功奮不當傳嗣

純薨大行移書問嗣翁上書詔封奮奮上書曰恨不病哀臣小

稱病合翁移臣又丁繼為陵陽侯薨長子鴻字季公讓位於弟

乃止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

感悟垂涕乃還就國武昭侯是兄病當襲封陵陽侯是年

長當襲封以見兄既非病已不居長不同二子比例確刃且

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二句見已雖係嫡子父在日

更不當襲封此又據禮經為讓禮繼別出繼大宗之嗣為他人後

為宗別子之嫡人尊之謂之大宗稟承在昔理絕終天承

推情事觸目崩頤天道無終而云終天謂父死未訣之時理絕

絕若使賁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左傳吳子諸樊既除

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將立季札對曰曹宣公

子臧去之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節是廢德舉德字豈曰

能賢左傳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能賢上就父命陸

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爾意決不任

善作 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恐

按駢體文多失之浮泛而寡味似此之根據確切氣度淵

永者少矣純是臨墓東京人手筆選中彥昇文當以茲篇

為最

為花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吳均齊春秋竟陵文宣王弟
良薨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

鉞太宰蕭子顯齊書建武中故吏
范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

任彦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

風風聲猷功德

沒著徽烈

徽美也烈即功德

既絕故老

之口必資不刊之書

故老已盡則不復傳其當時行
事必籍記載以傳之四句泛起

而藏諸名

山則陵谷遷貿

易也

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

四句承上記載亦不
可特起下當立碑劉

欽七略曰武帝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故內則延
閣廣內秘書之府府之延閣乃創裝句法延猶留也猶云留之

府閣青編殺青編以寫
書簡竹簡年久則簡落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

道紀於沂川之側

四句入立碑漢書平紀郊祀高祖以配天水
經註泗水南有泗水亭漢高祖廟前有碑延

昭明文選集

卷之二十一

求立太宰碑表

放苞

熹十年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讚明易道以為法
或者天將欲素王之乎何其盛也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
來列七碑二碑無字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

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七略西河燕趙之間
西河之人皆尊禮子夏今沂川有碑人皆知尊禮夫子是擬西
河之迹頂上素玉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高祖為堯後故曰堯不曰舜

也頂上配天四句正見故精廬妄啓必窮鑄勒之盛君長一城
亦盡刊刻之美况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東觀漢記王阜年十

以尚幼不見聽精廬謂寺觀一城謂牧宰言寺觀之開牧宰之
美猶尚刊勒碑頌况竟陵王有周公召公之化伊尹顏回之德
不可不為立銘記故大宰竟陵文宣王臣某人竟與存與亡則義形社

稷嚴父配帝則周公其人漢書表盡曰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
與亡孝經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於廟堂以配上帝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
竟陵王常為齊相故以為比出藩謂為刺史入守謂為司徒進用忠以

之忠退無苟利之專告君之美道退不苟且於利以專擅其事
左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五教以倫百揆時序子孝倫理揆度也百事皆有

次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茂五臣作義藝
序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而五臣稱焉易習周萬物而道

也上嘗問東平王蒼曰在家何業最樂蒼對曰為善最樂上嗟歎
之言竟陵王有兼濟天下之道不止樂善一端之美若人道非
兼濟事止樂善不得與之並稱也以上言人之云亡忽移歲

序鴟鴞東徙松檟成行言成王未知周公之意類鸞林之嫌子
之議故假鴟鴞以喻焉吳切齊春秋鬱林王郗位子良謝疾不
視事帝嫌之又潘敞以仗防之子良既有代宗議憂懼不敢與

朝事而子良薨東徙指周公因疑誘而居東不敢與政事說苑

梟與鳩相遇鳩曰子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梟曰西方之

人皆惡我聲鳩曰子改鳴則可六府臣僚三藩士女蕭子顯齊

不改子恐雖東徙猶惡子也輔國將軍征虜將軍竟陵王鍾兆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斯

謂六府子良又為會稽太守南徐州刺史又南兖州刺史謂之

三藩人畜油素家懷鉛筆葛襲與梁相賤曰曹褒寢懷鉛筆行瞻

彼景山徒然望慕景山竟陵王薨處望慕欲立碑以紀其功德

云沒著微烈也昔晉氏初禁立碑得作祠堂碑石獸魏舒之亡

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為之者竟免刑戮置善作

之者反蒙嘉歎陳留志阮略字德規為聲國內史為政表賢黜

自司徒魏舒以下皆不得立齊人思略不已遂共至於道被如

冒禁樹碑然後詰闕待罪朝廷聞之尤歎美其惠

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常均為禁例外謂不故太宰淵

丞相疑親賢並軌淵賢親郎為成規謂皆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

立楮淵碑郎王儉所制豫章文獻王疑碑文沈約引雅士等所

制言竟陵王賢與淵同親與疑同請立碑以依二人之例

靈容使長想九原樵蕪罔識其禁駐蹕長陵軒不知所適

戰國策秦攻齊曰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者死罪不赦

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朕望長陵東門見二

臣之隴咸焉輪軒使車四句言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

不立碑則人莫知其墳之所在網之弘弛賓客之禁策名委質忽焉二紀范曄後漢書建武中

各招引賓客六句是言已得事虛先犬馬厚恩不答而弊五臣

竟陵王二紀是由今追昔之詞幽泉列女傳虞貞節曰人受

惟毀蓋未蔚螻蟻珠疇玉匣遠餘幽泉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

求立太宰碑表

故范軒

何於天而命短矣之夫反先犬馬死矣禮記弊惟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犬馬臣願得式黃泉蓐螻蟻死叔堅戰國策注曰為王先用填黃泉為王作虜以御螻蟻西京雜記漢帝及諸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皆餼為交龍鸞鳳龜龍之形所謂交龍玉匣數句大意是言已受竟陵王厚恩當先竟陵王死作蓐以御螻蟻豈意惟蓋猶存而孺玉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情使得通使臣已逝是終無可報恩之地

得駿奔南浦長號比陵南浦迎喪既曲逢前施實仰覲後澤儻

驗杜預山頂五臣作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前施謂迎喪送葬後澤謂立碑

襄陽記杜元凱好為身後名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為谷深谷為壑作二碑叙其平吳勳一沈萬山下一沈岷山下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晉書扶風王駿字子臧宣王第七子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薨民吏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者無不拜之言其臨表悲懼言不自宣善有臣誠惶以下五字

遺愛如此

按古人作文必有根據表是求立碑便尋出許多根據撰詞設色亦復濃纖得宜

昭明文選集成卷三十八

古榕方廷珪伯海評點

姪 煥叔準校刻

上書類

上秦始皇

上吳王

獄中自明

諫獵

諫吳王濞

重諫舉兵

詣建平王

啓類

奏答上夕詩

謝修卜忠貞墓

固謝奪禮

祐共十篇

上書

上書秦始皇一首

李斯

史記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秦拜斯為客卿會韓使鄭國來間秦以作漑渠已而覺秦室大臣



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秦者祇為其主遊聞秦耳請
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斯書乃除逐客
之令復李斯官後始皇帝以斯為丞相及
二世信趙高之譖具斯五刑畚斬咸陽市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者善無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

戎東得百里奚於宛史記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

又使人問要由余遂去降秦又晉獻公以

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勝於秦百里奚亡秦

走宛楚之郢人執之繆公贖以五羖羊皮迎蹇叔於宋來邳

豹公孫支於晉史記百里奚謂繆公臣不及臣友蹇叔賢繆公

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左傳晉郤芮不

鄭丕豹奔秦公孫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善無穆公用之并國

支秦大夫子桑而字穆公用之并國

三十遂霸西戎史記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

鞅於之法公孫鞅衛人封商君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

諸侯親服史記獻公卒子孝公立衛鞅西人秦說孝公變法修

刑內務耕稼外勵戰死之士賞罰三年百姓便之

子致胙諸侯畢賀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疆史記衛鞅將兵圍

之力魏安邑降之藉容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

漢中史記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

宜陽降之孝公十年納魏上郡張儀伐蜀滅之又攻楚漢

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史記孝公納上郡此云惠王疑誤又

武王立張儀死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通車三川窺周室使甘

茂伐宜陽拔之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死此云惠

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疑亦誤也三川韓界也包九夷制鄢

音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子使之西面

事秦功施到今九夷屬楚夷鄢郢楚二縣蓋秦令人據之也成

臯縣名周之東境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藉客

之力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

秦成帝業昭王毋宣太后弟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

魏氏名冉同父弟曰羊戎為華陽君魏冉為相國范雎說秦昭

王言穰侯權重諸侯秦王乃免相國逐華陽君關外藉客之力

四此上善無四君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將上

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善作納踈士而不善作與是使國無富利

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再得此反振申足其意客不宜逐正位已透故下只層層引喻今陛

下致岷山之玉有和氏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臣五

作城息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鯨徒河之鼓劍產於越珠產於

廉切越絕書楚王召歐冶子干將作鐵劍二枚二日太阿織離蒲梢

皆馬名翠鳳以翠羽為鳳形而飾旗鯨皮可以冒鼓此段就

服御說見其不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正諫

下俱用反詰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五臣無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

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馱决不

實外廐周書正比以馱江南金錫不為用蜀之丹青不為采謂

用不采之也此段就服御所五臣可以飾後宮充下陳下陳猶

外推廣言之見其不產於秦所作可以飾後宮充下陳後列也

晏子曰有二女願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

得入身於下陳也宛珠之簪傳璣之珥阿繡古老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珥璣也

於珠之簪傳璣之珥阿繡古老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宛傳皆

地名珠可飾簪璣可飾珥阿齊東而隨俗雅化佳治窈窕趙女

阿縣繒帛所出數句頂上飾後宮而隨俗雅化而能隨俗頂上充下陳

不立於側也隨俗雅化謂開雅變化而能隨俗頂上充下陳

用上段俱夫擊甕於善作在彈箏搏髀陛而歌鳴鳴快耳

用反說

呂氏文選集注

卷之三十八 上書 三

故范平

者。真。秦。之。聲。也。以節樂體也。秦人鼓之。鄭衛桑間。韶虞武象。

者。異。國。之。樂。也。禮記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武王樂象。象伐紂時事。今棄擊

鼙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五臣無何也。快意之。書

之。當。前。適。觀。而。已。矣。秦總不計及本國他國。此段就音樂非

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

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此非所五臣可以跨

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跨據也。客不宜逐。只用一句噴臣聞地廣

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者則士勇。則字是以泰山不讓土壤。

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

明其德。書中大是以地無四方。人善作無異國。言皆四時充美。

鬼神降福。用人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弃黔首以資

敵國。民非賢人不却賓客以業諸侯。黔首民也使天下之士退

而不敢西。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資盜糧者也。此就

上見其不可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正喻

筆力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五臣雙內自虛。而外以樹怨。

諸侯。國無人故曰自虛。客之仕於求國無危不可得也。再反覆

意諸侯者皆怨秦。故曰樹怨

按李斯亦在逐中。過亢則激。過卑則辱。起處將秦先世藉

客立功舉已往之成效見吏議逐客之過中只借物比例見秦於他國之物則寶之於他國之客則疑之拏定客何負於秦句為難端末只以願忠者眾點逗其意咄然便止見秦有求於客客無求於秦處處自占地步立言最為有體○此文之妙全在用逆用反但見其輕便不見其堆砌且段中用意各有所指故無複衍之病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漢書鄒陽齊人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不欲指斥言故先

秦為喻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應曲

臺始皇帝所治處若漢未央宮衡猶稱之衡言其衡法度於其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

從子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張耳大梁人陳勝起斬以耳為校尉據引也言相引以為

援何則向曰設問辭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吳之逆謀全由富強起以富強其如

秦卒至夷滅是富強不可恃為隱語兵加胡越暗指與漢為難伏下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史記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覆蓋也言胡上射飛鳥下盡地之伏兔強非秦時

之比。此是暗以胡

之強。比漢之強。關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蓋車相屬。轉

粟流輸。去千里不絕。

六句承上極寫胡之強。吳之拒胡。不遺餘

人至者。下則

何則。疆趙責於河間。應邵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為趙王。取

趙之河間。立弟辟彊。為河間王。至子襄王。六齊望於惠后。

漢書文帝

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之地。責求也。六齊望於惠后。文帝

於是分齊為六。將閭為齊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

膠東王。卬為膠西王。辟光為濟南王也。向誼。惠帝時。齊悼惠王

入朝。呂后欲鴆殺之。獻城陽地。尊魯元公主。而得免。此六王之

心。常追怨惠。城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

帝及高后。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

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故顧念而怨。又二郡謂

城陽章所封。濟北。興居所封。三淮南之心思墳墓。漢書。上憐淮

與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乃立厲王三子。安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賜為

盧江王。厲王被遷而死。故三子心思其父墳墓。大王不憂臣恐

救兵之不專。於胡。胡更有餘力。兵威四加。如下所云也。胡馬遂

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邯鄲。趙地。喻助吳為逆者。越

義全泛舟。青陽地名。謂輸粟以餉胡者。喻不助。雖使梁弁淮陽

吳為逆。而助漢者。胡得越人之助。而勢愈大。皆暗指助吳為逆

者。故錯亂其辭。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

臣之所為大王患也。大國為趙。此段隱語。大意是以胡比漢

-2 188 38 906" data-label="Text">

拒漢。以諸國之不助吳。拒胡。比諸國之不助吳。拒漢。以諸國與

漢各有私憤。故出力為吳。拒胡。不專。比諸國與吳。雖屬。漢之

怨。終覺。林漢之威。故出力為吳。拒漢。不專。此時吳必折入於朝

但見胡乘吳之弊。不難併制。強趙。越又出而助胡。趙比諸王助

上書

吳為逆者越比諸王臣附漢者斯時雖有助逆如梁如漢以存趙者存吳一時亦指手不及則吳與趙交受其害全盤打算措詞故在可解不可解之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

雨咸集聖王砥善作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四句是言誠中形外

道今臣盡智畢議易亦精極慮改易精思以謀慮之則無國而不可于作

如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干求也數句言已無求於吳

臣所以五言無歷數王之朝肯准千里而自致者歷數王謂歷數世而仕吳

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善無也字竊高下風之行下風如風之下而動物尤

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謂至臣聞鷲至鳥累百不

如一鷲鷲大鷲鷲鳥比諸侯鷲比天子此與孔北海薦表引用異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峙

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全趙趙未分之時後分

三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王之淮南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

還厲王之西也漢書淮南厲王長謀反廢遷蜀然則計善作議不得雖諸賁不

能安其位亦明矣諸專諸賁孟賁陰破他暗養故願大王審畫

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文帝以天下多難故務業

求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齊王首舉兵欲誅諸呂文帝即

位使東牟朱虛喻王即罷兵褒其功使為王於東方猶春秋制

儀父數從桓公征伐有功王室後遂錫命為諸侯也儀父諡也

功與齊相類故引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文帝封齊王六子為

而連之餘文同帝於骨內厚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文帝時梁王揖代王參淮

昭明文選集卷之三十八上書

七

象新垣等哉漢書濟北王興居開帝之代乃反棘蒲侯擊之興

平文帝方士言此二王謀反必有方士全新垣平為之

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天子

子景帝先帝文帝規亦制也變權謂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

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新垣平詐言

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在其中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

其逆謀但亦是隱語不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

邯為雍王高祖以收敵善作人之倦敵人秦東馳函谷西楚大

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荆亦此皆

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不幾謂不可僥倖

按吳之逆節尚未著如何便說他反扶其陰謀犯其所忌

奇禍立至矣首以秦之富強不足恃作隱語次借吳拒胡

四方之援不足恃作隱語次以陰養死士不足仗作隱語

次以方士邪說不可聽作隱語用意分作五層竟不知為

何事而發心中有事人自能微會其意凡文字妙在明顯

此却妙在不明顯妙在聯屬此却妙在不聯屬妙在前後

有照應此却妙在無照應忽東忽西語無歸趣不知其歸

趣只在對面一照用意既苦謀篇尤奇。

於獄中上書

鄒陽漢書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游爭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陽下獄吏將殺

之陽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刺慕

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善註白虹兵象日為君畏其不成也按畏畏其有異志不為

燕用與上見疑方有發明烈士傳荆刺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太子曰吾知其然也

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

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昴太白天之將軍昴趙分野星疑疑

其欲自王趙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王豈不哀哉
虛歇任作開

入端引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

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不敢斥王也訊考是使荆軻衛

先生復起而五臣無燕秦不悟也忠信見願大王熟察之昔者

善無王人獻寶楚王誅之即卞和

者字皇崩胡亥立斯具五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

此患也免世患不如別行一路願大王察王人李斯之意而後

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于剖心子胥

鴟夷忠信見疑三史記比于盪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必有七

王熟察少加憐焉罪為已寫照通為一大段語曰白頭如新傾

蓋如故交久不相知故如新交暫即相知故如故傾蓋驅車交

何則知與不知也知不知是書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

以奉丹之善無事善汪同事見史記藉借也於期為秦將得罪

首以獻於秦王王必喜見臣因左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

到古以却齊而存魏王奢齊臣自齊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謂

生以爲魏累遂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

以去二國而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齊秦不相知

不爲齊秦死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爲燕尾生蘇秦於秦秦不之

而爲燕魏死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爲燕尾生信天下亦疑之於

昭明文選集卷之三十八上書

燕則出尾生之信史記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欲誅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善作有以

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音蹄更烹一駃馬以食秦駃騠駃騠馬名

人惡之於魏文侯五臣無文侯字白圭顯於中山中山善無中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王一臣

剖心析昔肝相信豈移於浮詞哉以上層引古人相知不惑讒言漸刺到李勝公孫詭上通

大段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承末句為

起不接之接西漢多有此境界昔者司馬喜臙臙於宋宰相中山戰國策司

中山臙別也范睢摺拉脇折齒於魏卒為臙侯史記范睢隨魏中大

賜范睢金十斤及牛酒須買以為持魏國陰事告齊以告魏相

魏之諸公子魏齊遂使人笞擊范睢折脇摺齒睢得出口入秦

為應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愛孤獨

又是下牛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平之

河徐衍負石入海莊周申徒狄諫君不聽負石自投河爾雅水

未人見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人主善作之心

隱隱見已不肯地周故百里奚乞食於道善無路繆善作公委

之以政甯戚飯牛於善無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百里奚甯戚

是不肯地周於此二人者善無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

朝故遭困窮此二人者善無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

二三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

口哉此段見已自吳之梁初非素宦於梁但不肯比肩苟合行

勝之謂無媿二子意王亦必如二公之待二子者待已不受詭

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此處直逗出讓後

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文勢漸迫漸緊

金積毀銷骨國語冷州鳩曰衆心成城衆口

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張晏曰子臧越人

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竝觀垂名善作當世觀無偏拘俗

牽世者賢士多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

囚為讐敵朱象管蔡是也五臣作矣此段大意是言已雖非生

立功只當論其意氣投合與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

之聽則五伯善作不足侔而善無三王易為比也自偏聽至此

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良善無良字齊

朝臣為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

無厭也此言聖人恩不遺於夫晉文公親其讎而疆霸諸侯此

寺人勃鞞以呂卻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

誠加善本作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此是不相知於始而相

之九讎仇尚可用何况疏遠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

疆天下而卒車裂之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

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越用大夫種之謀禽

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史記越王勾踐舉國政屬大夫種越

疾不朝人或讒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平吳莽益乃去遺大夫種書種見釋

而自殺此是始相知而不保其終者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

不悔於鳥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承上惟相知始終之難故

引箕子比干另是一意故不復上是言忠信不疑之難此是言

始終相保之難列士傳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

聘迎子終辭使者與其妻逃乃為人灌園子終仰向註孫

叔敖楚之處士三為相而不喜知其才得之三去相而不悔知

其非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言士有功可披心

腹五臣見情素二句言坦白待士腹五臣見情素二句言坦白待士

士始窮終達無愛於士於士所求則榮之犬善作可使吠

堯而距隻之客可使刺由雖所事非人尚肯為之盡死力起下

况所事得其人而何况因禹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

有不為盡死之理沈善作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濟譚荆軻為燕刺

坐罪沈沒也此無實事吳王將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今

吳王燔其妻子而揚其灰要離走見慶忌因以劍刺之事見呂

氏春秋○此段自明心跡中併以自結梁王意當日詭勝之譖

必以陽非梁人或譖梁陰事告漢如須賈譖范雎於魏齊者故

立言如此亦是急不擇音處故下段以身為齊人無人先吞臣

孤獨寡與致忠信見疑緊承接入自聖王至此通為一大段臣

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授人於道路善無眾莫不按劍相

盼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帶輪困去離奇衣而為萬

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抵下本輪困盤故無因而至

昭明文選集卷之三十一上書

故范野

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祗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再將上文申足。起下文氣雄厚。今天下布衣窮居之

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也。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

人主之治。善作。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無因至前。是使

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有才不能與無才。是以聖

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

也。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眾多之口。卑辭諂媚之詞。眾多之口。即是眾毀。故秦

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五臣有。信荆軻之說而七首竊發。單

不可信者何。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不待先容。任之不疑。

事俱。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漢書音義。太公望塗遘。卒見上。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遇共成王功如烏鵲之暴

集。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甲詞不。馳域外之議。不奪眾多之口。獨觀

於昭曠之道也。昭曠智也。故不為左右所蔽。○此段見先容之

如文王之於呂尚。何待先容。對下方把說勝。今人主沈於沈於

諛諛之詞。牽於帷牆之制。帷牆喻至。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

謂下獄。或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不羈謂才

指詭勝。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行高。阜食

牛馬器。烈士傳。鮑焦怨世不容已。采蔬於道。子貢難之。曰。非其世而采其蔬。此焦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疏即古

此通為一大段。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私私心。砥止礪

名號者猶名節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

子迴車史記樂書紉作朝歌之音勝母未詳其本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自謂誘於

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詭勝於梁最為用事

威重位勢謂諛皆指詭勝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五臣作巖

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五臣無哉此段言地名邑號者字稍涉不義君子尚

不肯親親况如詭勝諂諛已寧死豈肯回面汗行屈事小人求其先容大聲吐露痛快極矣

按陽之下獄固由牟勝公孫詭之譖其所以致二人之譖

總由身為遠臣先容無人雖有忠信之實梁玉不知耳但

當日下獄必有罪名書中不辨一語只引古來以忠信獲

罪總由八主不知蔽於左右之口倘加昭察心跡自顯其

不辨乃深於辨者也且一致辨詭勝既能使陽下獄鍛鍊

周內出此入彼不患無詞惟平日不肯比周小人孤身無

援被陷讒口王知二子之讒則其獄自解此用意之妙也

書中繁引古人皆是借為自已寫照昭雪亦由事屬曖昧

不可明言使梁玉隱會其意故各段引古後即用結束申

明上生下引層遞而出其理易知其事易見首尾仍關通

一氣也未則直據胸懷見寧死總不肯比周諂諛以求親

近可知從前所引古人忠信得罪都由不肯回面汗行屈

事此輩雖死不悔得此噴醒各截俱靈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向註是時天子方自擊熊逐鹿相如因上疏諫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史記

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呂氏春秋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嘗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說苑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育夏育皆人不能及故曰殊能

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

地犯屬車之清塵不存謂不能自存險地也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車塵言清尊之意也輿不及還

轅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善無用枯木朽

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胡越羗夷

皆以漢為敵者。○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二句就道理上

見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渠月之變。銜馬勒。橛長

銜變謂而况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

意。由上駭不存意其為害也不亦難矣。敷句承上變字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

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不敢斥言危。故曰萬有一危。臣竊為陛下

不取也。此段申王利害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太

金匱明者見兆於未萌。智者避禍。善作多藏於隱微。而發於

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鏡註懼瓦墮而傷之此言雖

小。可以喻大。此段申道理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按寥寥短篇而能曲盡事理自是識力勝人

吳王... 卷之三十八

上書諫吳王

枚叔 漢書枚乘字叔淮陽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初怨

後景帝拜乘弘農都尉卒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翰註全安全之道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

禹無十戶之聚以主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韓子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

德上不絕三光之明無日月交食及星變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

王術便非陰謀以上言得全全昌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置臣五

無字直諫則事無遺策臣之事君猶子事父功流萬世臣乘願披心腹善

腹而效愚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以上明已進諫發於

卷之三十八 上書 六 枚叔

君臣至情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可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

一縷喻吳力之微于鈞喻叛無極不可測喻處至

危之勢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

墜入深淵難以復出方駭方絕喻漢已有疑吳之心方絕方欲

句謂已叛後欲求為漢臣不得墜入二句謂既受其出不出間

不容髮出喻逆謀能改身可保不能墜則出絕墜則不復能聽忠臣

之言百舉必脫脫於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

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為指謀逆說苑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

卯其上公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善作弊無窮之善有極樂完

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也究盡也而欲乘累卵

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此段言謀逆事必無

快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景逾疾不如就

陰而止景滅迹絕喻既謀逆又惡昭彰巧自掩飾使漢不疑豈

逆善息也景喻逆謀欲入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

針血欲湯之滄楚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

而已滄寒也絕薪止火亦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薪

而救火也救火絕之於此謂逆謀救之於彼謂不使人知此

段言逆謀必難掩養由基楚之善射者善有也去楊葉百步百

人耳目勸其速改養由基楚之善射者善有也去楊葉百步百

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善無百。

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引養由基。只取中字意。義中楊葉射之善者。然

日步內則見百步外則不見。非若已所見直出于千里。福生有基。之外。見其料事之明。言不可忽。此段自明進言之意。

禍生有胎。胎服虔曰。基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哉。善無泰山之

雷力穿石。殫極之統。五臣作。五臣作。統。雷滴水。統汲水。索。統并上四交。

其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之使然也。此言凡事皆起於一念之微。日積月

累相尋不已。遂至於不可收拾。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

而度之。至丈必過。銑註。銑權十分。索之重也。言自銖銖稱之。寸

石稱丈。量徑而寡失。語木文子良。誼徑。寡。寡少也。若石稱丈量。則疾而且易。所失少矣。承上逆謀雖成於

積漸。但從大道。理畧一較。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蘗。足可搔。先而

絕。手可擢而拔。善作。抓。擢。撥。擢。搖也。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善無也。字言制事在於未

發。承上誠從道理較量。當此逆謀。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

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

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通篇大結。穴。再承上文。凡事皆始乎微。卒乎顯。反覆一番。

臣願五臣無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代不易之道也。此是單承末段。望以

從善。從惡。

按茲篇較之鄒陽。已屬明顯。但逆謀雖成。尚未舉事。勢猶可止。故書中只反覆曉喻。以利害得失。亦不道破。而以若

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脩恩義以服之而南朝荒

竹與秦時所備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言地多

倍民多百倍何註項羽分秦地為三而漢全有之故云全秦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

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

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訾責也責漢譬猶蠅蚋而之附羣年

為肉之齒猶觸也利劍鋒接必無事矣無事再割言必滅亡天下聞吳率

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失職謂削地責求也先帝約謂本封地今漢親誅其

三公以謝前過錯為御史大夫故曰三公割地之議錯實發之諸侯反景帝用袁盎言殺錯以謝諸侯是

天王之善無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

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隱匿謂僻在東海居過中國謂漢自

以削地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去錯出運行數千里

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方輸更輸謂貢獻山東吳所封

境至於山東此言漢貢獻珍怪不如吳珍怪寶玩也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

海陵之倉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海陵縣有吳太倉漢之糧儲不如吳脩治上林雜以離宮

積聚玩好奇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長洲吳苑名漢苑囿不如吳游曲臺

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曲臺長安臺臨道上吳以海水深壁高

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壁壘軍城副重也關城函谷曉武等關江淮吳城郭所在漢之設險

守禦不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言

得半安全 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

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 以下陳諸路進兵形勢如畫沙

不備曰襲都 魯東海絕吳之饗 失道吳饗軍自海入河故命魯

謂吳都廣陵 梁王 名武 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 名縣待吳之饑

天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 絕吳餉道堅壁不戰待其夫三淮南

之計不負其約 三淮南謂淮南王安衡山王賜廬江王勃齊王

殺身以滅其迹 吳援孤四齊孝王將閻吳楚反堅守距三國不

殺 善註漢書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 四國不得出兵其郡吳援

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 膠東膠西濟北臨淄王發兵

奇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不可掩謂 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

而制於十里之內矣 為梁所制進不得後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

張張羽韓韓安國將北地謂將北地之兵當吳軍之 兵不得下

前弓高侯頰當也宿軍於吳之左右挾之使不得動 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

壁求戰軍不得大息與漢相持 按是書吳已稱兵叛漢與前書逆謀未發不同但當日吳

之敢為戎首諸國未嘗不與其謀藉以舒其削地宿憤耳

及吳既叛漢諸國又懼漢威彼此觀望首鼠兩端以為從

違之計成則眾不有其利敗則吳獨受其害是梁王之為

漢守正藉之以自結於漢亦由見勢頭不順頓背前約知

在梁則愚仍在吳也是書指劃洞如觀火不待交綏成敗已見且鼂錯既誅諸國之憤已雪束身待罪少丐餘生是則尚可藉口乃無策中之上策也噫不仁之人安危利災不殺其身不止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欲求十半其可得哉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

梁書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之得罪辭連淹繫州獄中上書景素覽

書卽出之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

淮南子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

正夏而天爲之降霜春秋考異郵曰桓公殺賢吏民含痛流涕叩心

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

作堂淮南子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許慎曰庶女齊之少婦無子養姑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婦不能自解

故寬告天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

沈約宋書郡縣爲封國者內史相並

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世祖

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

行

上句頂賤臣下句頂庶女信而見疑貞而爲戮

分頂上文是以壯夫義士伏死

而不顧者此也。不顧猶不悔。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

乃今知之。伏願王覽停左右。欲其靜也。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

之人。布衣韋帶之士。淮南子。處窮僻之鄉。蓬戶。甕牖。採桑以為樞。韋帶。以皮為帶。皆言其貧賤。退不

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二句言其自守。日者謬得升降承

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漢書。帝賜嚴助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又班伯少受詩於書丹。上方向學。鄭寬中

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二句自敘出身。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

者乎。凝嚴。局禁。指上承明金馬局影側身。皆言戒懼。詩序曰。側身。皆戒懼也。凝嚴。嚴

敬心。局禁。宮闕之間。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

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鳴盜。卽孟嘗君客。抱朴子。軍衛曰。大將軍當明案九宮。視年在宮。常就三

居五五為死。三為生。能知三五。橫行天下。按此卽九宮八卦參

家。漢為八門。中宮六將居之。生景開三門為吉。驚死杜休傷五

五則使敵人居之。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

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銑註。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

刺。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但骨常欲結纓伏劍。少

謝萬。左傳。衛太子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子路曰。太子無勇。若

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固剖心摩踵。以報所天。剖心。此

不免。結纓而死。又里克伏劍而死。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全缺。迹墜昭

已受恩深厚。思欲圖報。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

為辱。虧形次之。每以行字一念。五臣作是。來忽若有遺。虧形為辱

君子以虧義為辱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

與獄吏為伍呂氏春秋行秋此少卿所以仰天槌直心泣盡而

繼之以血者善無也用李陵答蘇武書中語○以上言受誘入

繼之以血者字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

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漢書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

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論次則結綬金馬之庭

高議雲臺之上東觀漢記建初元年詔賈逵曰南宮雲臺使出

也漢宮有雲臺退則虜南越之君即終軍請長係單于之頸

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俱啟丹冊並圖書漢書高祖論功定封

馬之盟青史古史官記事取青竹簡去其汗書之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

言士君子行誼有數等皆可取法見不可以利驅意當時必下

是以贖私受誣獲罪此處只畧辨○錐刀之末左傳叔向語

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

名於不義漢書直不疑南陽人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

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范曄後漢書第五倫守伯魚京兆人

帝戲倫謂倫曰聞卿為吏笏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

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彼之二子猶或如是况在下官

焉能自免免人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即周勃已見上勃名臣

之羞史遷下室司馬遷為白李陵而下蠶室宮刑也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

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銑註魯仲連

趙欲封之不受趙岐三輔夾錄張仲蔚扶風人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而去見史記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

知也向註嚴光餘姚人餘姚越也閉關謂不出杜門與閉關義同扶風秦地良可知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

言皆恐犯世難故去莊子鉗墨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

吞舌伏七首以殞身翟之口歌之士乎此處方大聲吐露其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

浮洛善作榮光塞河尚書中候成王觀于洛河沈璧禮畢王退

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而西泊臨洮力狄道北距飛狐陽原

去青雲榮光皆河洛之流翰註景星醴醴泉謂

皆邊塞名語莫不浸仁沐義昭景星之明飲醴泉之

味淮南子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圓門一物之微有足悲者良註

微物失所尚可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冤不愧於沉首

以悲而况人乎鶴善作亭之鬼無恨於灰骨此段方求雪已之冤晏子春秋景

倚徒稱無罪公問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畝有五丈夫來驚獸

悉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丈夫丘命人掘之五頭俱在公合厚葬

之不愧猶不恨銑註交州刺史周敞行部至鵠奔亭夜有婦人

來告寬曰妾夫亡妾欲還鄉行至此為亭長所殺埋井中敞掘

之果然遂抵罪事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亦見謝承後漢書按中間所云分寸之末錐刀之利當是因贓被誣亦借鄒

陽書作藍木而以不辨辨之行文輕清爽利先後層次亦

秩秩分明

意

此處有極淡的墨迹，似為書寫或印刷的殘留，內容難以辨認。

啟

奉答勅示七夕詩啟

任彥升

梁武詔昉曰聊為七夕詩五韻殊不近詠歌卿雖訥於言而辯於才可卽制付使者

臣昉啟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回不一託情

風什希世罕工述篇章之迹緒緒言如絲之有縷多也俯回不一謂下同臣下所為不一而足四句大意是言

惟帝能長言詠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四世漢武帝三祖謂魏

詔曰昔三祖神武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南風調露喻梁

聖德應中天受祚即舜五絃所歌者調露宋均曰王者德盛

調和致甘露使物茂長之樂古歌曲也性與天道事絕稱言

銑註言帝之性合於天道所行之事無得而豈其多幸親逢且

暮。向註自言多幸且臣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室晚屬天飛比

嚴徐而待詔。龍潛未為天子時指武帝言帝昔時著作已同賈

言世務上召見拜樂安俱為郎中二句防自謂又東方朔待詔

從之臣備顧問也。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取求不疵表於

辯才之戲。四句即本梁武之詔左傳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曰

集有辯才論濟註言帝謹輒牽率庸陋式詡天獎。庸陋即所再

知我訥言戲云辯才。拙速雖效。蚩鄙已彰。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

進之詩也。臨啟慙慙。女罔識所真也。真置謹啟。

按啟中俱答詔旨未則因有辨才之戲再進所為詩雖

旨未遠却簡切不膚

為下彬謝脩下忠貞墓啟

蕭子顯齊書下彬字士蔚官至綏建太守卒濟陰下錄曰盡字

望之永嘉中除著作郎蘇峻稱兵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口六軍敗績盡乘馮被甲赴賊二子珍財見之隨從俱為賊所害贈侍中開府監忠貞公

任彥升

臣彬啟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宜勅當賜五臣無脩理臣亡高祖

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盡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

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王隱晉書述盡及二子死徵士翟湯聞而

歎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可謂賢哉濟註

緒猶也昧不明忠謂盡死王事孝謂珍財死父難當年事續用何等筆力而年世質遷孤裔淪塞質易孤裔後嗣淪遂使碑表

召月之是美成 卷之三十一 啟 發古子

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桓子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日竊悲于秋萬歲

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感慨自哀日月纏迫

躅而歌其上墳塋不脩亦用四句括盡

速也急陛下弘宣教義請教臣忠子孝非求效於方今壹餘烈不氓固

陳力於異世當轉世為梁臣以報德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壹為晉臣左傳凡諸

侯薨于朝會葬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良誥渥厚樵蘇之刑遠

也言盡為晉死王事而不加爵賞故云闕於晉典

流於皇代四句極形其異數戰國策秦攻齊令曰敢臣亦何人

敢謝斯幸非介而得謂之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啟以聞謹啟

按字字凝鍊截截周到是有意摹擬東漢文字故一路相

淵然作金石聲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啟劉鑿梁典昉為尚書殿中郎父去職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衣

于墓側齊明作相乃起為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再三固辭帝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任彥升

昉啟近啟歸訢以歸終喪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還旨謂不

許其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悼傷也失昉善作於品庶示均鎔造

品品物庶庶類鎔鎔化造造就言已於品物于祿祈榮更為自

庶類中國家銘化造就義均一體謂仕也

援自援於眾謂高位二虧教廢禮豈關視聽虧教廢禮謂奪情

可關於眾人之視所不忍言具陳茲啟事迫情切口不昉善作

聽謂必受人指摘不忍言具陳茲啟

往從未宦祿不代耕饑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親存時貧

召月文選集

職役不能長侍左右膝下之歡已同過隙

得几筵之慕幾何可憑幾何時可以憑藉且奠酌外不親如

在安寄晨暮寂寥間若無子主喪有子與所守既無別

理窮咽豈及多喻為子守三年喪乃一定之明公功格區宇感

道有塗有塗卽有違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言降臨恩澤霈然如雨寢息也

嚴命起復之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韓詩外傳阿谷之女謂子貢曰吾鄙野之人僻陋無心無

心謂不知錫類所及匪徒教義言以此及人乃由已孝不任崩

迫之情謹以善作啓事陳聞崩迫謹啓

按不得終制唯在軍旅之中以權制義移孝為忠耳豈可

行於無事之日陳義極正語語從肝肺中流出鍊意選詞

亦復錚錚作響

